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研究）

范氏天一閣藏書研究

服務機關：國家圖書館

姓名職稱：張圍東編審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寧波

出國期間：105年8月25日至9月3日

報告日期：105年9月26日

摘要

本研究為執行「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前往浙江寧波天一閣博物館進行學術考察及研究。天一閣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三個私人藏書樓之一。范欽平生所藏各類圖書典籍達七萬餘卷。其中古籍文獻計有 22,360 種，含一級古籍 166 種(宋元)、二級古籍 2,301 種(明洪武元年至萬曆元年)、三級古籍 5,735 種(明萬曆二年至清乾隆六十年)、四級古籍 14,095 種(清嘉慶元年至清宣統三年)。所收藏圖書以方誌、政書、科舉錄、詩文集為特色。

研究天一閣藏書，可以對我國傳統學術的研究起到推動作用，並為當代學術研究提供寶貴的歷史資料，為當今圖書館的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借鑒和參考。本文僅對有關天一閣藏書的諸方面及其延伸的藏書文化進行研究，希望由點帶面，使對天一閣的研究能更加深入，並從中得出對現代圖書館的一些啟示。無論從中國文獻史和目錄學的角度，對天一閣藏書始末進行了系統研究，並詳盡分析了天一閣藏書在藏書史、文獻史上的影響並試圖以天一閣藏書文化為主體，透過個案研究，來對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文化進行整體剖析。

范氏天一閣藏書，在傳世的古籍中，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其收藏之實際概況，早為學林各界所關注。本論文撰述主要鎖定天一閣藏書作為研究範圍，運用歷史、比較及內容等研究方法，進行歸納、整理與分析，期使該館所藏天一閣藏書的發展源流、收藏情況及內容、特色及學術價值能獲得較具體而有系統的評述。

目次

壹、目的	4
貳、過程	6
一、天一閣創建者范欽	6
二、藏書來源.....	7
三、藏書管理.....	10
四、藏書利用.....	12
五、藏書特色.....	15
參、心得及建議	24
參考資料	27

范氏天一閣藏書研究

壹、目的

天一閣是明朝官員范欽在寧波所建的私人藏書樓。它建於 1561 至 1566 年，距今已有四百五十年的悠久歷史。天一閣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三個私人藏書樓之一。

范欽性喜讀書，宦遊各地時悉心搜集各類典籍，辭官歸里後又收得許多藏書，經多年累積，所藏典籍達七萬卷。范欽最早的藏書樓名為「東明草堂」。辭官歸家之後，隨着藏書的增多，亟需興建新的藏書樓。范欽根據鄭玄所著《易經注》中的「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語，將新藏書樓命名為「天一閣」，並在建築格局中採納「天一地六」的格局，樓外築水池以防火，「以水制火」。同時，採用各種防蛀、驅蟲措施保護書籍。

全祖望在《天一閣碑日記》中記載：「閣之初建也，鑿乙池於是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于其陰。大喜，以為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閣。」反映了范欽期待藏書免於火災的願望。雖然天一閣倖免於火，但四百年來卻飽經憂患，曾五次遭劫：明清之際動亂情境，失去十之一二；清高宗開四庫全書館，承辦者擅留一部分；道光庚子，英人掠去一部分；太平天國時期丟失一部分；民國三年被盜過半。至 1949 年，僅存 13,000 餘卷。其中以明代(1368-1644)地方誌和登科錄最為稀珍。爾後政府多次撥款進行整修及多方搜集散失在各地的天一閣原藏書 3,000 多卷。許多藏書家也先後把珍藏圖書捐獻給天一閣。到 1995 年底，閣藏古籍增加到 30 餘萬卷，其中善本書 5 萬餘卷。現存藏書中，共有明代方志 271 種，有明代登科錄、會試錄、鄉試錄共 379 種，絕大部分為僅見之本，是研究明代人物、科舉制度的第一手資料。

天一閣藏書樓是我國現存最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是我國私家藏書樓的典範。范氏天一閣自明朝建閣至 1949 年，歷經十三代人薪火相傳，綿延不絕，成為中國古代藏書史上的神話，是浙東藏書家藏書世守思想的縮影。這個古老的建築集社會歷史、建築藝術和藏書文化於一身。由天一閣藏書諸方面所延伸的古代私家藏書文化是研究我國私家藏書的重要線索。藏書活動所承傳的人類文明積澱的文化內涵

可稱之為藏書文化。藏書文化是在一定的時代、區域、民族乃至家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生成發展的，體現於藏書管理活動、藏書內容、藏書樓建築等文化內涵中。天一閣所承傳的藏書文化，不僅影響著浙東的區域文化，而且影響著明清我國的傳統文化，乃至影響著近現代文化。阮元在《定香亭筆談》中記載：「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之家，惟此巋然獨存。」可見，範氏天一閣在古代民族文化遺產的保存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本文研究天一閣藏書的始末，並引申到對天一閣藏書文化的探討。由此引出古代私人藏書樓對現代圖書館正反兩方面的影響。首先介紹了天一閣的概況及歷史沿革，接著分析天一閣藏書的來源管理和利用；另外，探討天一閣藏書的特徵散聚，並對天一閣在藏書史文獻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最後闡述在研究天一閣藏書的過程中所悟到的幾點思考，包括古籍的利用與保護問題、私家藏書的歷史作用，由古代私家藏書到現代私家藏書的轉變以及古代私人藏書對現代圖書館管理的啟示等方面。

貳、過程

一、天一閣創建者范欽



范欽(1506—1585)，字堯卿，一字安卿，號東明，浙江省寧波府鄞縣人。嘉靖七年(1528)九月中舉人，名列浙江戊子科鄉試第七十名。嘉靖十一年(1532)三月成進士，名列壬辰科進士二甲第三十八名，觀政禮部。嘉靖十一年冬，出為湖廣隨州知州。在任隨州知州的三年間，范欽勤於政事，樽節開支，辨明冤邪，端正習俗，並與州人顏木議修《隨志》。范欽離任，隨人為之立去思碑。

嘉靖十五年(1536)夏，升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郎中。

圖1：天一閣創建者范欽

武定侯郭勛(1477-1541)利用提督奉先殿、顯陵等工程之便，冒領銀兩，侵為己用。范欽與屯田司員外郎同年俞諮伯等人據原先議定之額數加以刪削，郭勛竟誣之以剋減商價，阻誤大工。世宗大怒，命錦衣衛逮治范、俞，不久二人被釋出獄。奉先殿修成，賞范欽等誥敕房辦事。

嘉靖十九年(1540)，范欽出為江西袁州府知府。在袁六年間，重建城門，減民賦稅，修治公署，剔除盜賊，又命所部徵集故實，以增輯府志¹。袁州是當時禮部尚書嚴嵩(1480—1565)的故鄉，嚴嵩之子嚴世蕃(1513—1565)仗勢欲奪宣化坊公宇，范欽不許，因此忤逆嚴世蕃。而嚴嵩雖受世垢厲，卻「為德於鄉甚厚」，他道：「之只高其名。」意思是跟這個知府作對，反而只會抬高范欽的名聲，對自己沒什麼好處，所以此事就作罷了。

嘉靖二十五(1546)年，范欽轉為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九江。九江多盜，九江兵備副使以治安為其職責，范欽在任上駭散盜賊，撫寧了地方。

嘉靖二十七年(1548)，范欽升任廣西布政司左參政。嘉靖二十八年(1547)，范欽北上京師，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轉官東歸²。不久，遷江西按察使，旋調福建按察使，嘉靖三十一年(1552)曾擔任福建壬子科鄉試的監視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升任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調陝西布

¹相關事蹟參考《袁州府志》(明)徐璉修；(明)嚴嵩等纂(台北：新文豐，1985)。

²《碑帖記證》一卷(明)范大澈〈叢書集成續編〉第96冊，藝術類(臺北市：新文豐，1990)。

政司左布政使。七月，父母相繼過世，不久回家丁憂。嘉靖三十七年(1558)初，服闕，起補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平宗藩馬價，擔任河南戊午科鄉試的提調官。

嘉靖三十七年九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提督軍務。明代巡撫都御史是一省之中代表中央政府全面管理地方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范欽在任南贛巡撫期間，曾因「冒支邊餉，賂遺權奸」而被勘核，范欽待罪立功。他議設參將一員，保衛地方；借袁、臨二府行食廣鹽收稅，資援軍餉；罷除不合格官員，舉薦賢能之才；緝捕盜賊，生擒劇寇李文彪、大盜馮天爵；走報倭情，抗擊倭寇³。

嘉靖三十九年(1560)九月，升兵部右侍郎。十月，南京監察御史王宗徐彈劾他「贖貨縱賊，貽患地方」，范欽得旨，「回籍聽勘」⁴。

此後，范欽未曾放棄為自己洗刷罪名而做出的努力。大概就在嘉靖四十年，范欽還給吏部尚書吳鵬(1500—1579)寫過信，請求公論，但吳鵬無能為力。隆慶四年(1570)，范欽又給新任吏部尚書高拱(1512—1578)寫了一封《賀高少師掌銓衡啟》，表面上是祝賀高拱升遷，實際上是懇請高拱能秉持公道，重申自己十年前遭受的冤屈，但仍未果。直至萬曆二年(1574)七月，范欽才被勘明無罪，准許致仕。

范欽歸里後，與同道之人交流，參與地方事務，讀書，撰述，並繼續藏書、刻書，惠人良多，成為德高望重的鄉賢耆舊。萬曆十三年(1585)九月，范欽病故，享年八十⁵。



圖2：范欽創設之天一閣

二、藏書來源

天一閣藏書是范欽用一生的心血所蒐集而得，而天一閣藏書的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蒐訪徵書

范欽一生喜好讀書、聚書、藏書。范欽自二十七歲考中進士後，開始在全

³相關事蹟可參考《范司馬奏議》四卷(明)范欽撰。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17，(北京：線裝，2010)。

⁴戴枚、董沛，《鄞縣志·卷三十六·人物傳十一》頁十八～十九，清光緒三年(1877年)刻本

⁵戴光中著，《天一閣主—范欽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國各地做官。曾歷官湖北、江西、陝西、兩廣、河南、雲南、福建等地。范欽近三十年的從政生涯，宦跡遍佈大半個中國，為搜集藏書提供了充裕的時間、空間和財力基礎。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無法買到的便想辦法抄錄，廣泛購抄、羅致海內奇書。

范欽尤其喜愛收集說經諸書及前人沒有傳世的詩文集，還特別重視收藏其他藏書家不太重視的當時各地出版的地方誌和明代文獻。他還收藏了其他藏書家不易得到的科舉錄、政書、實錄等。從范欽的藏書內容看，有一部分是內部官書檔，如果沒有具有一定的獨特條件，是很難收集得到的，如《軍令》一卷，嘉靖二十六年頒行，同年刻本《大閱錄》二卷，收錄明張居正、霍冀等奏疏，隆慶二年兵部刻本《營規》一卷，嘉靖四十年兵部頒佈，同年刻本《寧波通判諭保甲條約》一卷，嘉靖三十四年通判吳允裕撰，同年刻本《吏部四司條例》三卷、《考功驗封條例》三卷，明賽義撰，烏絲欄抄本《船政》一卷，明南京兵部車駕司編，嘉靖官刻本《工部為建殿堂修都城勸民捐款章程》一卷，嘉靖三十八年頒發，同年刻本，這些當時一般藏書家既不甚關注又難以獲得的極為罕見的文獻，在如今正是我們研究歷史、特別是嘉靖年間社會現狀、律法制度等最直接最有價值的寶貴資料。正是由於范欽的細心搜集，使得藏書愈聚愈多。范欽把他所收集的刊本、稿本、抄本、地方誌、政書及詩文等，收藏到他所建藏書樓天一閣之內，天一閣的藏書盛時達七萬餘卷。因之，他是在公務之暇蒐徵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將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

(二) 范氏刻書

范欽從事刻書活動，自他從政時已經開始，例如他主持刻印的《王彭衙詩》九卷(版佚，書藏南京圖書館)，為范欽任隨州知府時所刻。又如《熊士選集》一卷(版佚，書藏北京圖書館)，為范欽任袁州知府時所刻。這些事實證明，當時的范欽已經開始對刻書事業發生了興趣。范欽歸里建閣後，便有較多的時間兼顧到刻書事業，使之形成規模，如《稽古錄》一書，署名的刻工就有五十二位。

天一閣所藏的刻印書，經范欽親自校訂並流傳至今的，後人稱之為《范氏奇

書》，共計二十一種。其目錄為《乾坤鑿度》二卷附《周易乾坤鑿度》二卷、《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總義》二卷、《周易古占法》二卷、《周易略例》一卷、《周易舉正》三卷、《京氏易傳》三卷、《關氏易傳》一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穆天子傳》六卷、《孔子集語》二卷、《論語筆解》二卷、《郭子翼莊》一卷、《廣成子解》一卷、《三墳》一卷、《商子》五卷、《素履子》三卷、《竹書紀年》二卷、《潛虛》一卷、《潛虛發微論》一卷、《虎鈴經》二十卷，嘉靖間(1522—1566)刊刻⁶。

范氏所刻之書除了《范氏奇書》外，據文獻記載，還至少有以下幾種：

- 1.《范欽奏議》四卷，嘉靖間(1522—1566)刊刻。
- 2.《阮嗣宗集》二卷，晉阮籍撰。范欽、陳德明合刊。嘉靖間(1522—1566)刊刻。
- 3.《天一閣帖》附三種，合十一種。萬曆間(1573—1622)刊刻。
- 4.《海史詩》三卷，明袁凱撰。萬曆間(1573—1622)刊刻。
- 5.《三史統類臆斷》一卷，明范大沖撰。萬曆間(1573—1622)刊刻。
- 6.《司馬溫公稽古錄》二十卷，宋司馬光撰。萬曆間(1573—1622)刊刻。
- 7.《新語》二卷，漢陸賈撰。萬曆十九年(1591)范大沖刊刻。
- 8.《天一閣集》三十二卷，明范欽撰，萬曆十九年(1591)范大沖刊刻。

范氏刻書不僅保存了文獻秘笈，增加了天一閣的藏書，還在傳播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 購買、抄錄和贈送

鄞縣歷來為學者文人薈萃之地，自宋代以來藏書、刻版事業發達。豐坊為鄞縣南宋舊家子弟，其祖上為宋代官員豐稷。豐稷，曾知開封府封丘縣，歷御使中丞、工部尚書、禮部尚書，逝後，封諡號清敏⁷。豐家歷代為官，祖上幾代都致力於收藏圖書，因此家富藏書。豐坊繼承家族喜愛藏書的傳統，曾將家中田產千餘畝盡賣出，以購圖書碑帖，萬卷樓藏書達數萬卷之多。豐坊晚年得心疾，整日潦倒於書癡墨癖之中，故不善治家，後來家產喪失殆盡，其萬

⁶ 傅璇琮、謝灼華《中國藏書通史》(上) 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頁587。

⁷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豐稷傳〉，(元)脫脫撰，四部備要192-211。

卷樓藏書，凡宋刊、寫本等為故舊門生竊去不少，後又遭火災，損失慘重。范欽原與豐坊交好，並求豐坊為作《藏書記》。後來豐坊將所剩藏書全部售與范欽，成為後來天一閣藏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天一閣後來又購入了袁忠徹持靜齋等故家藏書⁸。

范欽與萬卷樓主人豐坊、揚州王世貞素有抄書之約，相互約定彼此各出書目，互補缺失。豐氏「萬卷樓」藏有許多宋元兩代珍貴刻本、抄本和碑帖。范欽只要見到自己沒有的善本、珍本書，就借來抄錄。透過抄錄他藏，豐富了天一閣的藏書。此外還與揚州王世貞相約互抄書籍。縱觀天一閣的藏書，抄本可以說是天一閣藏書的一個基礎部分。據駱兆平《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敘》，有據可查的天一閣明抄本有一千一百四十七種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舊藏外，主要透過借抄互抄而得。此外，范欽還接受朋友的贈送，使藏書的數量大大增加。

三、藏書管理

(一) 藏書保護措施

天一閣藏書樓巍然屹立浙東四百餘年，成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黃宗羲在康熙十八年所作的《天一閣藏書記》中曾充滿讚歎之情地說「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⁹。」天一閣藏書樓能經幾百年保存至今，是與其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各種保護措施關係甚密。

1. 嚴格的書籍管理制度---「代不分書，書不出閣」

天一閣的管理制度之森嚴，在中國圖書館史乃至世界圖書館史上都是少有的。天一閣從建立那一天起就是一個藏書樓，范欽建立天一閣的目的就是收集、珍藏圖書。創建人范欽為了保護自己苦心搜集的藏書，以先見之明，立下了分家不分書的嚴訓，採取了非常嚴格的措施，為後輩制定了「代不分書」的藏書樓族規。范欽活到八十歲，臨終時，考慮到防止書籍分散的問題，將家產分為兩份，一份是白銀萬兩，一份是天一閣的萬卷藏書，長子范大沖毅然決

⁸ 駱兆平，《天一閣叢談》(北京：中華，1993)，頁21。

⁹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見李希泌、張華，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36。

然繼承了天一閣萬卷藏書。范大冲體察父輩的心情，規定「代不分書，書不出閣」，藏書歸子孫共同管理，且藏書只准閣內閱讀。

范氏族規規定天一閣藏書由范氏祖中子孫共同管理，非各房集齊，任何人不得擅開，並且還規定，違反閣禁，一至三年內不得參加祭祖大典。這樣相互制約就避免了書籍的散失，為藏書保存長久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清代著名學者阮元於清嘉慶十三年(1808)所作《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中所述更為具體，「寫到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擯逐不與祭。其例嚴密如此¹⁰。」有了如此嚴格的族規，這樣就防止了後世子孫的個人佔有，有效地避免了書籍的分散流失。雖然這種種禁規是帶著濃厚的宗法制度色彩的體現，但是卻使得天一閣的藏書綿延數百年而避免了人亡樓空的命運。

2.天一閣有效的防火、防潮、防音等圖書保護措施

防火方面。我國歷史上藏書樓毀於火災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在宋代，如葉夢得、朱常山家的藏書，均在三萬卷以上，後來這兩家的藏書俱毀於火。為了使天一閣得到永久的保存，范欽曾動了不少腦筋，他總結並借鑒了歷代藏書樓的經驗教訓。在天一閣建閣之初及以後的延續之中都特別注意防火，天一閣防火措施有以下幾點：第一、藏書樓遠離生活區，杜絕火患。第二、嚴格的防火措施，樓中不准點燈、不准吸煙、樓的周圍不准放鞭炮，不給供火(現在仍然如此，不裝電燈)，杜絕一切火種。不論官銜、不論出身、不論品第、不論內外，所有的人都必須遵守書籍保管的規章制度。清光緒三十四年繆荃孫隨寧波知府夏閏枝登天一閣閱書。事後據繆說，范氏派二庫生衣冠迎太守，茶畢登樓，約不攜星火。即使當地知府概莫能外，足見范氏家族對防火制度執行之嚴，這也是天一閣能免遭火災的真正原因。時至今日，天一閣樓梯邊仍掛著一塊「煙酒切忌登樓」的大字禁牌。第三、閣前有一水池，水池終年綠水滿盈，一旦發現火情，可以及時利用。水池與藏書樓的距離不到五米，一旦發現險情，提水上岸後不幾步即可到位解決問題。第四、閣之兩旁有較高牆垣，以

¹⁰ 駱兆平，天一閣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34-35。

防鄰居失火延燒，而且房屋建築一律用防火牆。以前的房屋是木磚結構，木質的屋架通過房子兩頭的防火牆保護起來。所謂的防火牆就是兩頭將牆一直用磚砌道頂，不讓木質的材料顯露出來，如果外面有火患，有牆隔著，火飛不進。

防潮方面。寧波的地理位置在海邊，且緯度較低，年降水量達1200-2000毫米，每年有春雨、梅雨、颱風雨，而且天一閣原來被月湖環繞，空氣潮濕，因此紙張容易發霉。所以天一閣十分重視藏書的防潮防霉。天一閣樓下一層，房屋打基礎時，掘地四尺，內鋪木炭及石灰，形成一個隔水層，使地中水濕之氣不得上溯。一樓空朗，只有桌椅數把，柱間對聯數幅，又是一個隔潮層。天一閣樓上藏書之處為一大通間，用書櫥隔而為六，其中多設窗戶，空氣流通，每口書櫥下放置英石以防潮。從范欽起延及後代子孫，每年梅雨季節後至中伏期間，輪值者就邀齊各房房長，開鎖進入藏書樓，翻晾以護書，這樣就做到了有效的防潮防霉。

防蟲方面。天一閣護書防蟲主要用芸香草，芸香草防蟲在我國歷史悠久。



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說，宋人稱芸草為七里香，栽種芸草於園庭中，香聞數十步。香草是製作香精的上佳原料，其香味久聞不散，長期使用對人體對書籍都沒有副作用。

圖3：天一閣藏書情形

四、藏書利用

藏書的利用體現在藏書家的活動，天一閣藏書的利用也體現著藏書主人的藏書思想、藏書心態及文化修養。

(一) 范氏子孫利用

天一閣藏書樓作為范氏的私家藏書樓，其藏書首先為范氏子孫所利用。從1561年范欽建閣到1949年止，天一閣主人歷經十三代人，天一閣跨越了近四百個春秋，開創了中國文獻保存史上的奇跡。范欽晚年認為「書不可分」，

制定了遺產分割防範。范大冲繼承父志，不斷的續增藏書，並規定藏書歸於子孫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從制度上保證了書籍不被分散。范氏子孫可以共同利用天一閣藏書。

天一閣圖書一旦入閣，不借人，不出閣當然也有例外，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范氏子孫續增藏書，並利用天一閣藏書進行學習、研究，使藏書服務於自己的治學活動。范光燮常與范光文研讀於天一閣，披閱探索，深得精一奧旨，貫五經四子而會其要，著有《希聖堂講義》、《唱和詩》等。

(二) 國家利用為《四庫全書》呈書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設四庫全書館，向全國各地採訪遺書，開始《四庫全書》編纂工程。天一閣范氏族人范懋柱積極響應，獻出了家藏中的珍本，共計六百三十八種，率先在藏書家中做出了表率。天一閣所獻之書，被《四庫全書》採錄四百七十三種，被收錄進《四庫全書》的就有九十六種，列入存目的有三百七十七種。天一閣在全國藏書家中貢獻最多。天一閣的進書，增加了《四庫全書》收書的珍典，為校勘提供了可靠的版本，對《四庫全書》的編成是一大貢獻。天一閣能夠進呈一定量的、極有價值的私家典藏，表現了天一閣有著極其豐富的藏書資源，同時也折射出了保存典籍的不易和為之付出的艱辛。

此次獻書雖然造成天一閣歷史上藏書精品最大的一次集中流失，但透過獻書，天一閣引起其極大的關注和興趣，並進而獲得青睞和恩寵。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

三十九年(1774) 兩年的時間裡，先後有五次在上諭中提及天一閣，其中三例是：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上諭點了「東南從前藏書人家」共計六家，其中有天一閣；

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諭重申進呈的書籍事畢後發還各藏家，提及了天一閣；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上諭，賜天一閣等四家藏書樓以殿本《古今圖書

集成》¹¹。



圖4：《平定回部得勝圖》



圖5：《平定兩金川戰圖》

乾隆在《四庫全書》修成後，下令以天一閣准樣建文淵、文源、文溯、文津、文宗、文匯、文瀾七閣。天一閣因為此次進書有功，還得到了乾隆嘉獎，先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後又先後賞賜一套十六幀的《平定回部得勝圖》和一套十二幀的《平定兩金川戰圖》，每幀上都有乾隆御題的詩文。這種恩賞，在封建社會中可謂是殊榮了。

可以看出，乾隆給予天一閣的殊榮明確了天一閣出類拔萃的地位，使天一閣聲譽鵲起、名揚

海內。原本秘而不宣、世人鮮知的天一閣珍本，透過《四庫全書》的傳播得到了廣泛的利用。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的編纂作出的貢獻，充分說明了天一閣藏書的有效利用及其在學術研究方面所體現的重要價值。

(三) 供學術研究之用

天一閣藏書樓于明朝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成，走過了一百多年，即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經范氏家族各房全體同意，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登上了樓閣，閱盡所藏之書，留下了《天一閣藏書記》，天一閣的藏書開始為外姓人所知曉，這是天一閣藏書為學者利用較為典型的一例。

自黃宗羲開始，隨著萬斯同、全祖望、阮元等大學者先後接踵登樓看書，這些著名學者利用天一閣的藏書，極大地豐富了各自的著述，同時也擴大了天一閣的知名度。從1673年至1949年的二百多年裡，天一閣雖然允許家族之外的學者、官員登閣閱書、編制目錄，但是都是極有知名度的大學者，因此外人能

¹¹ 鄭雪峰，天一閣藏書的利用及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圖書館建設，2002(2)，頁 112。

登閣讀書者寥寥可數，天一閣的開放度非常有限。自從1949年以來，特別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天一閣加大了對外開放度，接待的讀者範圍更廣、人數更多。從此以後，天一閣的藏書才真正為廣大科研學者所利用，各地科研單位、大專院校的許多研究人員和文史工作者，紛紛進入了這個知識寶庫。他們輯錄天文、地震、地質、醫學、農政、水利、陶瓷、印刷術等自然科學史和農業、手工業、海港史方面的資料，以及農民起義、民族發展、文學藝術和人物傳記等社會科學史料。

伍、藏書的特色

范欽自多年從政、治軍的實踐出發，非常重視法律、邸抄、揭貼、招供、奏議、實錄、律令、軍令、律例、營規、國子監規、方志、科舉錄、時人詩文集等文獻的收集。所以，天一閣藏書中自有其本身的特色，是其它任何圖書館所無法替代的。它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天一閣是收藏明代地方誌和科舉錄最多的藏書樓。天一閣原藏中，明代地方志和科舉錄佔了很重要的地位。

據《天一閣藏明代地方考錄》統計，范欽當時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達 415 種，比《明史·藝文志》著錄的還要多。天一閣現存的 271 種明代地方志中，海內孤本占 164 種。現存明代地方志中，纂於嘉靖年間的約占總 70% 以上，這與范欽所處時代和經歷有極大的關係。其間有少數明代棉紙抄本，如嘉靖《翁源縣志》卷末題記著錄，此志因纂修《廣東通志》的需要而纂輯，當時尚未刊印，僅「一樣二本，一本附學立案，一本附縣立案」，這樣罕見的底本，亦被范欽搜集到手。此外，還有陝西、貴州、廣西、雲南等邊遠地區的一些地方志，除天一閣有收藏外，別處無跡可覓。



圖 6：嘉靖寧波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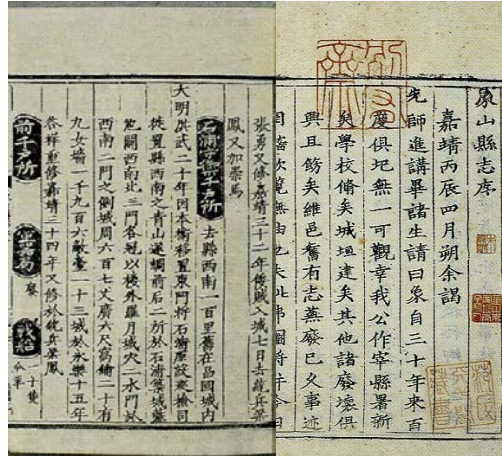


圖 7：隆慶象山縣志

我國歷代科舉考試文獻，以明代保存最全。清代開科雖多，但所存的登科錄(亦稱科舉錄)反而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明代以前保存下來的登科錄更是寥寥無幾。明代共開 89 科，天一閣藏有首科洪武四年(1371)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又有極為罕見的建文二年(1400)的會試錄和進士登科錄。自宣德五年(1430)至萬曆十三年(1585)連續五十餘科的會試錄和登科錄全都齊全；宣德五年以前也僅缺十種。科舉錄中也有少量為明抄本，如《宣德八年會試錄》、《成化二年浙江鄉試錄》、《永樂十二年福建鄉試錄》等，顯然是范欽得不到原刻本時清人代抄的。范欽卒于萬曆十三年(1585)，因此萬曆十四年(1586)丙戌科以後的登科錄全部付缺。司馬公的後人雖有繼續增補的主觀願望，卻無先輩的主客觀有利條件，只能量力而行，其後陸續收藏的萬曆至崇禎十三年(1644)的 10 種《進士履歷便覽》，就是范欽後代增補的。但行家們都知道，《便覽》是後人選輯的簡本，一般由坊間刻印，其史料價值與原刻的科舉錄不可同日而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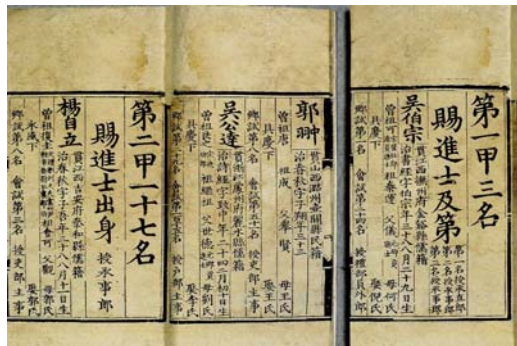


圖 8：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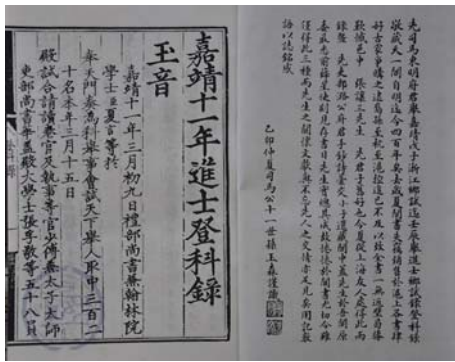


圖 9：嘉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



圖 10：武舉錄

其二，閣藏明代作家詩、文、史集較多。烏斯道《春草齋文集》，華愛《石函先生遺稿》，張時徹《芝園集》、《沈嘉則詩稿》，徐泰編纂的《皇明風雅》，張文炎編《國朝經濟文鈔》，屠隆《白榆集》、《由拳集》、《鴻苞集》以及劇本《綵毫記》、《曇花記》等，均為國內罕見之本。史文集匯編，如黃宗羲編輯的《明文案》和《明文海》(後者為《明文案》擴充而成)稿本，前者 217 卷，後者 482 卷，多為他處無法找到的寶貴的資料，幸賴此二書的輯錄而得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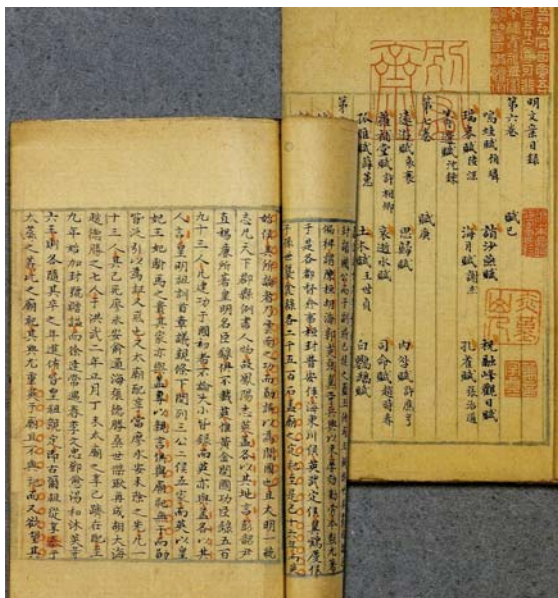


圖 11：明文案 清藍絲欄稿本

其三，天一閣收藏明代白棉紙鈔本堪稱獨步。范欽對於無力購買而又捨棄不得的好書，總是千方百計予以鈔錄，且筆墨精良，大多選用優質棉紙，因此保存經久不壞。提起天一閣的明代白棉紙鈔本，首先會使人想到《三才廣志》1184 卷，這不只因它是一部鴻篇巨著，體現了范欽時代天一閣的鈔書規模；亦因為它是我國古代保存下來的唯一的一部最大私纂類書，迄 2002 年 3 月收錄

於《續修四庫全書》為止，還從未刊印過，可謂「稀世之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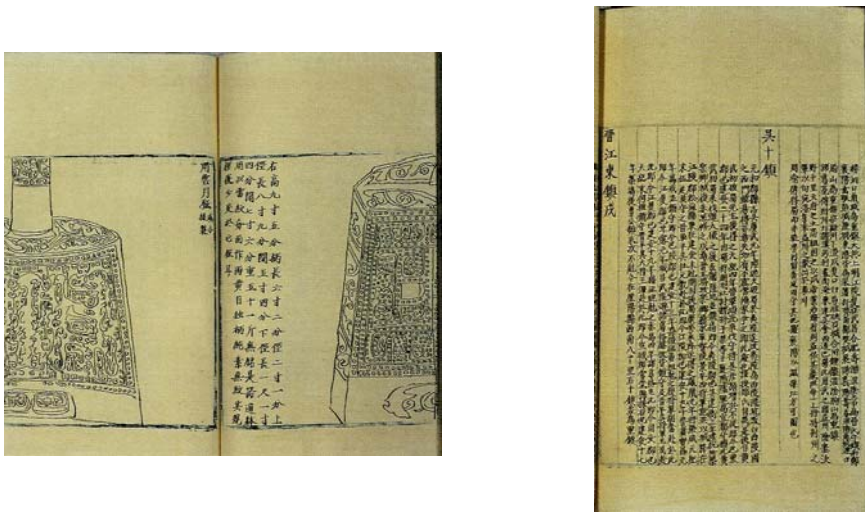


圖 12：三才廣志 明藍絲欄鈔本

其四，閣藏明代各種實錄、政書、邸鈔、官令、軍令、律例、營規、學規、揭帖、招供、奏議、大閱錄等有關典章制度頗為豐富。這些文獻往往都是史學和司法工作者迫切需要的第一手資料，設若沒有范欽近三十年從政、治軍的經歷，這類書籍是難以覓到的。如《官品令》即是一部常人難以接觸和覓得的官方法律文獻，乃宋代《天聖令》僅存殘篇，它不僅是了解北宋典章制度和人口問題的第一手珍貴資料，而且對於唐史研究，尤其是唐令的研究和復原工作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圖 13：《官品令》 明烏絲欄鈔本

其五，天一閣刻本的特色。范欽早年已鍾情於刻書事業，且有初步實踐，歸里後更專心於此，成為其藏書事業之延伸，並雇有數十位刻工，使之形成規模。如范欽所撰《奏議》四卷即是一例。《奏議》為官方文件，原稿一般藏於內閣或皇史宬內，歷朝皇帝實錄中，亦不可能一一收錄，只有范欽本人，他既是此《奏議》的原作者，又是刻書行家，才有可能保存並付梓。是書忠實地反映並記錄了明代抗倭鬥爭的有關第一手資料。此外又如《范氏奇書》二十餘種、《司馬溫公稽古錄》、《竹書紀年》、劉向《說苑》等，均為范欽親自主持刻印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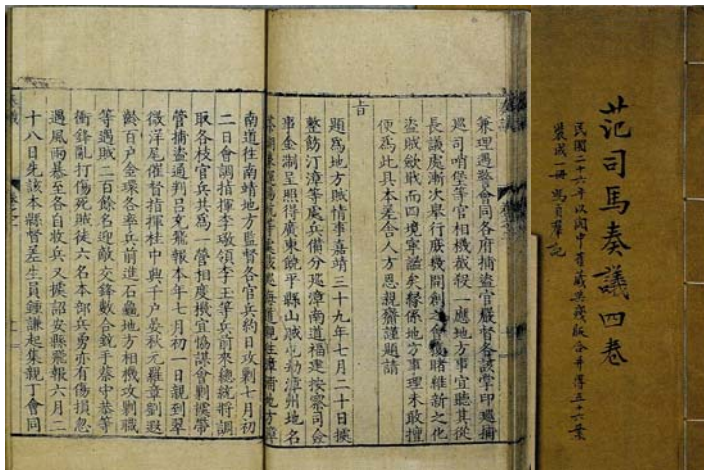


圖 14：范欽所撰《奏議》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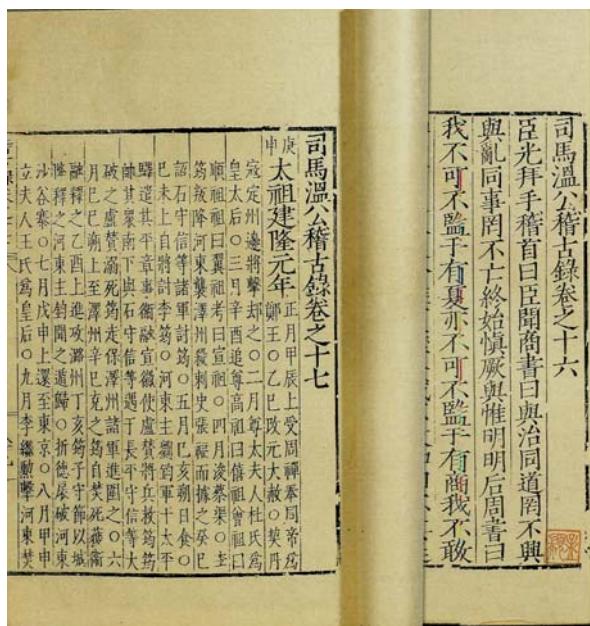


圖 15：《司馬溫公稽古錄》

六，清代著名作家的稿、鈔本是天一閣藏書中又一批璀璨的明珠。范氏天一閣原藏書中多明鈔本，占樸大氣，別具一格，這是許多專家學者共識皆知的。而天一閣范氏後人收藏及當地藏書家捐贈的古籍中，清代(包括明末清初)的鈔、稿孤本，更是海納百川，既有圖文並茂的彩繪本或多色鈔本，更有歷代名人精闢、獨到的批校與題跋，以及他們多姿多彩的藏書印，更增其藝術價值與鑒賞效果，令人賞心悅目、歎為觀止。如清初四色鈔本《蟠桃會》，清二老閣鈔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清息耕堂鈔本《徐文長佚草》等，不勝枚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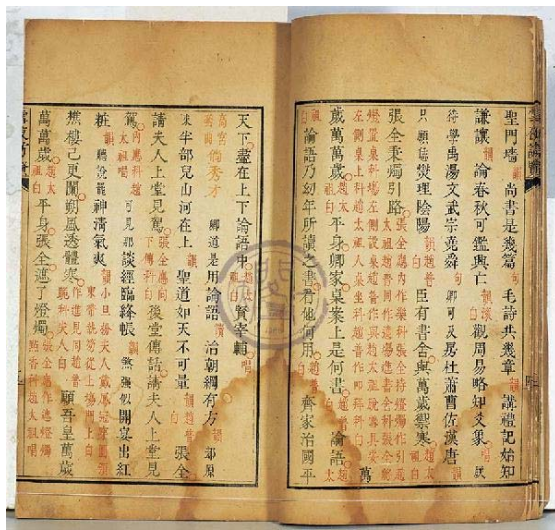


圖 16：清初四色鈔本《蟠桃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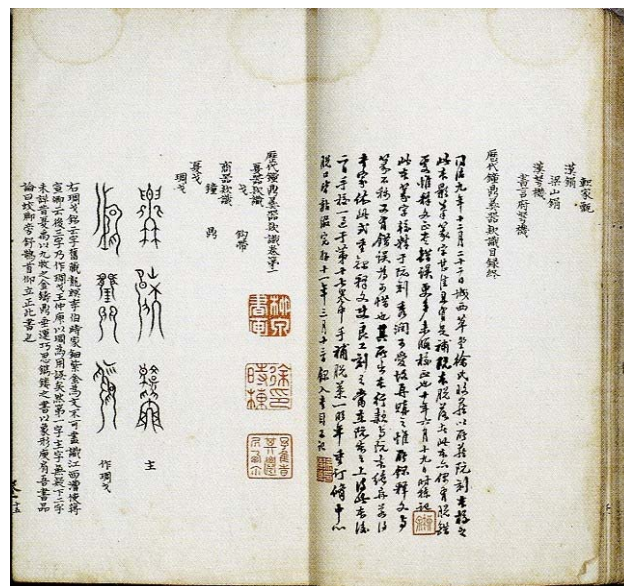


圖 17：清二老閣鈔本《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其七，天一閣又是收藏浙東文獻和家譜比較集中的地方，地方特色和浙東學術傳統十分明顯。閣藏家譜 500 餘部，有四分之三是聚居於甬城(市三區及鄞州區)的氏族家譜，因而為寧波籍人士所喜愛和常用。此外，浙東鄉邦文獻尤受讀者歡迎，其中亦不乏孤本。如《鎮海橫河堰包氏宗譜》、《武嶺蔣氏宗譜》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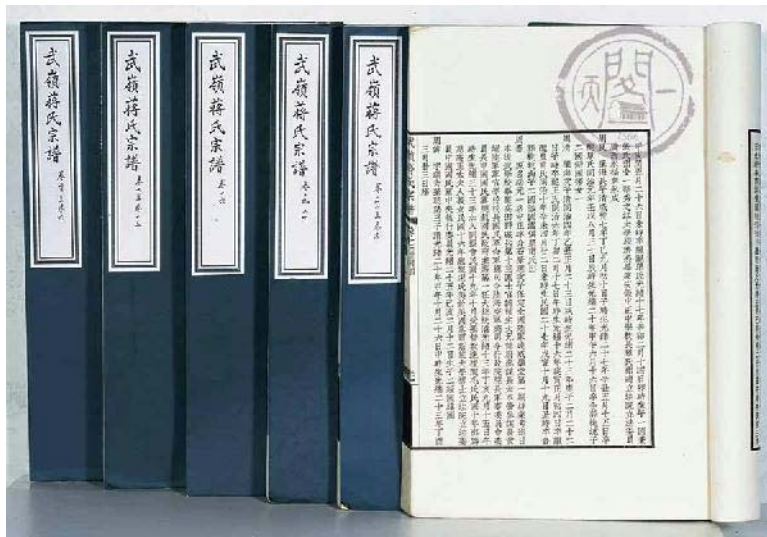


圖 18：武嶺蔣氏宗譜

此外，閣中藏書也不乏其它方面的珍版善本，往往能補正其它古籍中的缺誤。如元至正刻本《古樂府》十卷，元左克明編，卷一左下方有「四明東明子參校」題記，正文并有范欽朱墨批校和抄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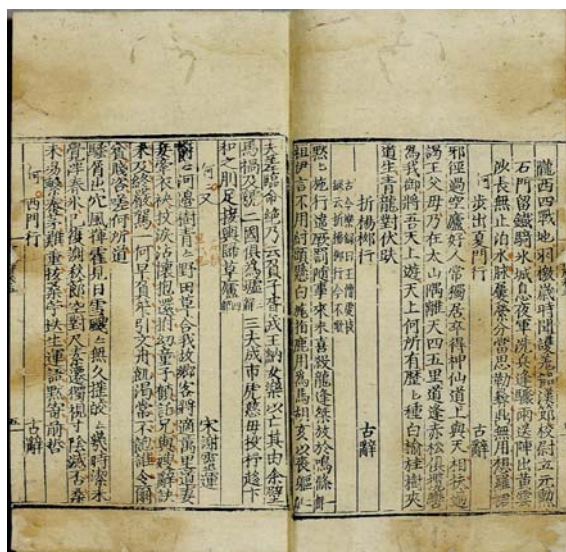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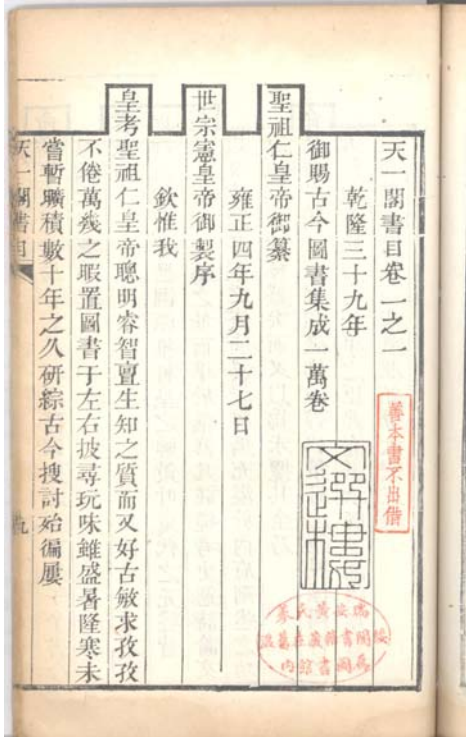


圖19：元至正刻本《古樂府》

現存最早記載天一閣明抄本的是嘉慶十三年阮元等編輯的《天一閣書目》及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

1. 阮元等編輯之《天一閣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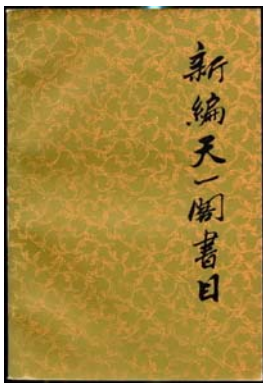


清嘉慶八、九年間(1803-1804)，時任浙江巡撫的著名學者阮元登天一閣觀書，命范氏後人范邦甸等編輯書目。嘉慶十三年(1808)刻成《天一閣書目》十卷，補遺一卷，范氏著作一卷。此目按經、史、子、集排列，每部各為一卷，每卷下有若干分卷，總共為十個分卷。此書目著錄較為詳細，記有書名、著者、卷數、寫刻版本、序跋、印章等項目。著錄原藏書計三千三百九十三種，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七卷。

阮元《天一閣書目》是天一閣藏書目錄中編輯較為科學、著錄最為詳備的一種書圖目，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因而流傳和

20：阮元《天一閣書目》
影響也較為廣泛。此書目對於研究天一閣歷史具有特殊意義，它收錄了天一閣發展二百五十年來所保存的書籍，它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天一閣藏書遭受重大損失前編成的，而且它還是現存目錄中記錄最詳細的最早目錄。

2. 駱兆平編著之《新編天一閣書目》



1996年現代學者駱兆平編著的《新編天一閣書目》，是第一本公開出版的天一閣書目。全書包括《天一閣遺存書目》、《天一閣訪歸書目》、《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書目前後均有自序，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天一閣藏書的現狀和歷史。

《天一閣遺存書目》收錄了光緒年間的舊目和馮目的優點，除收錄明代以前舊本外，還收錄清版善本書六十七種，其中有清刻本五十六種，計七十三部，一百五十八冊，三百零六卷，清抄

本十種，計十部，十三冊，三十一卷；清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存四千一百三十五冊，八千二百四十三卷。共著錄存書一千五百三十七種，計一千六百七十六部，八千四百七十二冊，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五卷，其中只剩殘頁者三十五種，因馮目已有著錄，為便於查對，故仍照錄。

《天一閣訪歸書目》著錄四十多年來訪歸的原天一閣藏書一百八十五部，計七百一十冊，三千零六十七卷。

《天一閣遺存書目》和《天一閣訪歸書目》兩部分合在一起，就是如今天天一閣內原藏的全部典籍，從中可以看到馮目以後半個多世紀以來天一閣藏書的變化情況。目錄對每部書的著者、版本、印章、存缺狀況一一作了記述，十分便利於海內外學者查考¹²。

《天一閣進呈書目校錄》對已有的書目進行了校勘，取長補短，訂正了原目的一些錯誤，弄清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本來面目。

天一閣典籍中多明抄本，《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首次比較全面準確地反映了這一閣藏特色。現存最早記載天一閣抄本的目錄是嘉慶十三年阮元等編輯的《天一閣書目》。為便於查核，駱兆平在《天一閣明抄本聞見錄》中參照阮目分類編排，並對阮目的集部作了適當調整。

¹² 駱兆平，新編天一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6

參、心得及建議

一、天一閣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圖書館的國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圖書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私家藏書，宋、元、明、清是私家藏書發展時期。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雖然產生和出現了數以千計的私家藏書，而且有的也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但以原貌原樣保留到今天的，僅有「天一閣」。其他藏書樓有的被毀於火災或戰亂，有的因管理不善，藏書散失，現只成為歷史的痕跡。今日儘管還有一些私人藏書樓的部分仍然存在，但已不是獨立實體，其藏書均歸屬於某些圖書館了，如嘉業堂藏書樓。只有「天一閣」保持原有建築與藏書，仍為一個獨立的實體。這也就是天一閣存在的價值。

二、天一閣收集、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

古代藏書家所從事的典籍搜集、整理和保存工作，對學術文化的積累、發展貢獻最大。天一閣的收藏，凝聚了范氏家族的辛勞。為收集圖書，四處訪求，蒐購於市場，抄錄於故家，又專心保存、整理、流傳。

中國歷代書厄不斷，尤其是經過近代之內亂外患，古籍收藏日益稀少珍貴，而典籍在經歷無數次書厄後能夠傳於後世，當首推藏書家之護持典籍之精神。

天一閣建樓後一直十分重視收集有關當地的文獻資料，范欽在聚書的同時，還喜歡校訂和刻印書，對豐富、傳播文化起過良好的作用。尤其關注在明代歷史文獻資料，特別是嘉靖年間的社會現狀、律法、典章制度等最直接、最有價值的資料。然就其刻書與藏書而論，范欽天一閣的藏書是廣有影響的，在國外也頗具名聲，對研究者而言，提供了學術研究的環境。

三、天一閣的豐富藏書推動了我國明清以來的傳統學術研究

天一閣的豐富藏書對明清以來的我國傳統學術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和推動作用。自1673年著名學者黃宗羲，撰寫了《天一閣藏書記》¹³，讚揚天一閣百餘年的保存文獻資料。自黃宗羲之後，就不斷有著名學者造訪天一閣藏書樓。如明史學者萬斯同登閣閱書；清乾隆間著名史學家全祖望曾三次登閣看

¹³ 黃宗羲《南雷文定》卷二，《四部備要》本，中華書局，1936年版

書；清代金石專家錢大昕來寧波登閣數十天，並與范氏後人合編了《天一閣金石目錄》，錢大昕曾在道光年間任體仁閣大學士，在學術界極有聲望；版本學家趙萬里，數次登閣訪求珍版異本，對藏明代方志，銅活字印本評價極高；著名考古鑒定家徐森玉數次登閣查閱歷史文獻。眾多學者相繼登樓，不僅傳播了天一閣的文獻，還滋養了學者的學術研究，進而有效推動了我國的傳統學術研究。

四、天一閣的藏書促進了文獻傳播

天一閣的藏書，保存了文獻典籍，並使文獻得以流通，也促進了文獻的傳播，其主要體現在兩個部分：

(一)藏書家之間的互相借抄

天一閣的明抄本及其他藏書樓的不少抄本保留了許多已失傳的原來刻本的面貌也是很好的證明。馮貞群的《鄞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中著錄有《康熙中傳抄天一閣書目》、《學院訪求書目》，這兩種書目涉及的書籍有一百二十四種，其中載明已抄的有八十七種。然而一次完成如此數量書籍的傳抄，著實反映了范氏對於閣藏文獻使用的慷慨態度。不可否認，這些文獻的錄出對於提高天一閣文獻的傳播和利用，對於擴大天一閣的影響範圍是大有益處的。

(二)刻書印書

據駱兆平考證，范欽曾主持刻印過三十一種圖書，經范欽校訂的刻本有二十種，范欽及其兒子范大沖的著作四種。在當時所刻的書上，留有姓名的寫工和刻工多至三十餘人，可見當時刻書的規模。至今天一閣仍保存數百塊明代刻片，成為研究我國雕版印刷歷史的可貴文獻。

六、古籍保護與利用關係的思考

古籍的保護和利用是對立的，但在為讀者服務的過程中應妥善處理好古籍保護與利用的關係。現今圖書館的古籍部門，應著力解決古籍保護與利用的問題，並且在保護古籍文獻資源的前提下，放寬閱覽權限，真正為讀者服務，建立特色古籍資料庫。

圖書館應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盡可能滿足讀者的需要，進一步提高專業人員素質，提高服務品質。圖書館應積極進行古籍數位化，這樣既可保存好原

本，使典籍不致失傳，又可滿足讀者要求，使積累的文化得以傳播。

七、研究私家藏書對現代圖書館管理的啟示

我國私人藏書出現的很早，春秋時期就已經有了私人藏書，據說孔子為有史可考的第一位私人藏書家。縱觀我國私人藏書的悠久歷史，由於歷朝歷代的典籍制度、文化氛圍、圖書總量等主客觀原因，形成了私人藏書的獨特體系及特徵。這些特徵被現代圖書館所繼承和發展，對現代圖書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在圖書館界，近年來形成了一種辦理特色館的風氣，這將會更加有利於資源的利用。特色館藏是圖書館長期面向特定的服務物件而形成的文獻資源收藏特點的概括，其形成的根源是讀者的需求，即需求形成了特色。

古代藏書樓主要是以收集圖書文獻典籍為根本目的，藏書樓注重一個「藏」字。而現代圖書館的社會職能是保存人類的文化遺產，開展社會教育，傳遞資訊，開發智力資源。當然中國古代私家藏書體系對現代圖書館也有著深遠的影響。現代圖書館應該汲取古代藏書樓的精華，遺棄其糟粕，更好地為廣大使用者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參考資料

- 1.天一閣博物館編，《天一閣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 2.申暢編著，《中國目錄學家傳略》(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 3.袁慧編著，《范欽評傳》(寧波：寧波出版社，2003)。
- 4.傅璇琮，謝灼華著，《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 5.駱兆平著，《天一閣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3)。
- 6.駱兆平著，《天一閣雜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7.駱兆平編著，《新編天一閣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6)。
- 8.駱兆平編纂，《天一閣藏書史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9.駱兆平編著，《天一閣藏明代地方誌考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
- 10.李惠珍，〈天一閣藏書文化初探〉，四川圖書館學報 2004(4)：75-77。
- 11.單立新，〈范欽與天一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2004(6)：93-95、24。
- 12.駱兆平，〈天一閣藏書文化的歷史軌跡和發展前景〉，中國典籍與文化 1997(2)：80-85。
- 13.鄧文龍，〈天一閣藏書樓述評〉，圖書與情報 1996(1)：54-55。
- 14.鄧雪峰，〈天一閣藏書的利用及其對《四庫全書》的貢獻〉，圖書館建設 2002(2)：111-112。